

清 咸 同 年 间

昭通回民抗暴斗争记

马应良



清咸同年間
昭通回民抗暴斗争記

馬應良

公元二〇〇一年三月十日完稿

公元二〇〇二年九月十日



刚重建的“昭通东大寺”



龙宝山远眺



龙宝山全貌



公鸡山

公鸡山远眺



重建的『锁家营清真寺』



公鸡山近影



重建的『龙洞讯清真寺』





被唐军打残的李性祖人石碑



唐军屠杀岩洞回民的丁家湾址



被唐军挑断山脉的李姓坟山痕迹





重建的“岩洞清真寺”



刺篱笆远眺



刺篱笆

目 录

前言	1 — 2
一、历史背景	3 — 4
二、反清抗暴原因	4 — 9
三、血染昭通城	9 — 12
四、古寨大屠杀	12 — 13
五、狱中救本忠	13 — 14
六、三次出击	14 — 16
七、智胜“双人长矛阵”	16 — 17
八、捉放施仲麟	17 — 18
九、三次议和	18 — 20
十、黑石凹保卫战	20 — 21
十一、血洒龙宝山	21 — 22
十二、命官进不了昭通城	23 — 24
十三、唐友耕回到昭通	24 — 25
十四、唐友耕下手了	25 — 27
十五、岩洞遭劫难	27 — 30
十六、黑石凹失陷	30 — 32
后 记	32 — 34

前 言

清咸同年间，清政府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政权，转移阶级矛盾，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引向分散的局部的民族斗争，采取制造民族纠纷，挑拨民族不睦的手段。让各族人民互相残杀消耗力量，以坐收渔人之利，来达到巩固其统治政权的目的。

清政府对昭通回族人民实行惨无人寰的大屠杀，企图消灭回族，架祸于汉族的伎俩。就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而为。这个问题一直埋藏在我心灵深处。要想知道事件的真相和始末，又无完整的文字记载，有的也是一些歪曲历史事实真相，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方文书和“志书”，如《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云南武备志》、《云南通志》、《昭通志稿·武备志·戒事》、《昭通志稿·人物志》、《穆宗实录》、《文宗实录》、《民国昭通县志》等。这些官方文书，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肆意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回族称为回匪、回逆；把官军屠杀回民，说成是回汉械斗、回汉构衅；把他们要灭回，说成因回族要造反等等。当然，这些官文却也保存了一些可信的史料，如对昭城大屠杀中就记载着“巷战三昼夜，始克殄尽”（10）等等。

唯一有价值的材料，就是率真子在《回民起义》二册上发表过的《昭鲁·纪闻》，也只讲了灭回的简单原因，没有把整个灭回过程如实地写出来。

现在有的“地方志”，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未能正视这段历史，明明是清朝政府的昭通总兵保蕙、福升、杨盛宗、全祖凯；重庆提督唐友耕；团练总头目王尚勋等，受上司的指令，带领官兵和地方武装团练追到回民居住地去围杀回民，嫁祸于汉人。硬要不加任何说明地原文引用清廷官文，把官府灭回说成“回汉械斗”、“回汉构衅”。不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纠正历史错误，误导不明真相的人们，实在使人难以苟同，过去统治阶级利用此事件来挑拨回汉不团结，现在人们就不能再继续误导回

汉群众，蒙蔽不明真相的人们，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昭通回民，泛指乌蒙山区的昭通、鲁甸、大关、永善、盐津等县市，以及毗邻的贵州省威宁县的回民。他们地域相连。血统、族源、历史、经济和文化都一样，从而形成明显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在咸同年间抗暴斗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昭通回民为了保卫民族生存，与清政府及其爪牙进行了长达13年的不屈不挠的自卫战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保卫家园的壮歌，而这一段为世人所罕见的历史，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致使至今还鲜为人知。本文就是想本着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通过查阅各种历史资料，利用官文和志书上的零碎材料。用现代语言，把这些材料串起来，尽可能客观地把整个灭回过程写出来，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历史一个真实原貌，让世人皆知，以史为鉴。

一、历史背景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殖民主义列强敲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由于庚子赔款和鸦片涌入，使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嘉庆、道光年间，附加在农民身上的所谓“正耗”与“平余”就已经超过了正赋的一倍半左右。在云南，农业生产上自19世纪初期以前，所患的是“食米霉腐”，输出不便之状况。嘉庆、道光以来，这昔日盛况已不复存在，原较为富裕的大理地区也是“菽麦稻果不能敷食”；昆明一带“两载欠收，粮价昂贵”，甚至近省州县产米也属不多。清王朝经济状况极端不佳，正如史称：“军费不足，则加赋税；赋税不足，则抽厘金；厘金不足，则逼损输。以致猛虎伤人，哀鸿遍野，民穷财尽，家破人亡”。再加上水旱、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促使着社会危机的到来⁽¹⁾⁽²⁾⁽⁴⁾。

到了咸丰年初，清政府的腐败到了极点，人民几乎失去了生存条件，于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反清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声势较大，影响面较宽的有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山东捻军起义；西北回民起义；1856年的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彝、汉、白等民族起义等在云南，除了咸丰六年（1856年）杜文秀起义外，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哀牢山区镇南县（今华南县）彝族农民杞彩顺、杞彩云兄弟率众起义；同年广西壮族、侬族人民亦揭杆而起，很快波及到云南的开化（今文山州）、广南、邱北等地，并影响到滇东的师宗、罗平等地；咸丰五年姚安（今大姚县）也暴

发了彝、回、苗等族人民的联合起义，他们活动于金沙江沿岸及其周围一带，成为哀牢山彝族李文学反清大起义的前奏^{(5) (6)}。

昭通也和全国全省一样，从咸丰六年（1856）到同治九年（1870年）的14年间，人民反抗清政府暴政此起彼伏，有咸丰九年（1859）的李永和、兰大顺领导的农民在大关屯上起义，席卷滇川陕三省；有咸丰九年到十年（1859—1860），四川巴布凉山彝族人经常渡过金沙江骚扰巧家、鲁甸、大关、永善各属边界，使清庭地方官不能安宁；有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打到昭通洒渔河，穿过鲁甸梭山，进入巧家小河；有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盐津县何金龙领着数千人起事，打到四川筠连、高县等地；同年七月贵州威宁苗族领袖陶三春、陶新春、戚维新领导的苗族大起义。参加者三万多人，很快攻下云南昭通的镇雄县城；还有同治五年（1866年月）彝良天星场李开甲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有两三万人参加；只是维持时间不长，很快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最后就是昭鲁回族人民的自卫反清抗暴斗争了。凡此种种，并不像四川总督骆秉章韩超向朝廷上奏那样：“云南全省糜烂，惟东川，昭通未……”。^{(1) (2) (3) (6) (8) (10)}

二、反清抗暴原因

清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回族的人口较少，经济文化水平却较高，勤劳、勇敢、团结，又有远见卓识的组织人才，是一支难抚难驭的力量。又由于回族习俗的特殊性，和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有一些摩擦和俗愿。这一客观现实决定了清政府将回族作为重点打击和消灭的对像。开始，交替使用“回强，则助回以

杀汉；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尔后，又打着“回汉持平”的幌子。最后，则赤膊上阵，公开下达了“剿办”回民的上谕：“迤东迤西各属，回匪势若燎原，……，即著飭将弁认真剿办，……”。⁽⁸⁾

在“灭回”的既定方针下，清政府不可能公正地来改决民族矛盾，他们巴不得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深越好。道光19年（1839年）的缅甸事件和道光25年（1845）的永昌（今保山）杀回案，处理不公，就是以后杀回的直接根源，特别是永昌杀回案，清政府特派林则徐来滇查办。可是，林则徐口头上讲主持公道，回汉一律平等，可实际上还是偏于汉人豪绅，处理不公，至使回民死亡8000多人得不到昭雪，回民极不满意林则徐所为。于是有回民丁灿廷、木连科和杜文秀、刘义四人分两起先后到京城控告，状子由昭通回民副榜马登昆撰写。可是，朝廷不但不重审永昌杀回案，还把告状人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流放（充军），马登昆则被充军到陕西去。⁽¹⁶⁾杜文秀则逃脱此劫难。

云南巡抚舒兴阿、藩司盛与朝廷派到云南来的御史窦埏，兵部侍郎黄琮密谋策划灭回。只等朝廷批准就要付诸行动。咸丰六年八月癸巳谕旨下达三天，清政府迫不及待又毫无掩饰地下达了屠杀云南全省回族的谕令：“舒兴阿，身任封疆，责无旁待。务当就现有兵力妥筹剿办，毋得专待川省援兵，迁延殆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¹¹⁾。谕令下，舒兴阿、黄琮等就迅速分别以清政府云南当局和省团练总局的名义，“发布命令到各府县去，叫地方官吏集合一切兵力，在指定日期，屠杀省城周围八百里范围以内的回民”。

⁽⁸⁾ “凡是遇有滋事回匪，准其格杀勿论”⁽⁸⁾。昭通

在800里内，属灭回范围。昭通府、鲁甸厅当局接到上宪密示后，极积作灭回的准备工作，以治安为幌子，凡汉族村寨都成立团练，昭通城王尚勋（王四丫头）为团练总头目，号令四乡八寨，李鑫全（李三扎刀）、陈毛红均为团练头目；鲁甸的邵戴及曹、夏二人也当上了团练头目，这些团练都由府厅直接领导，但他们也可以自作主张。王四丫头、李三扎刀、陈毛红、邵戴等人，暗中结盟，秘密策划如何消灭昭鲁回族人民^{(1) (6) (10)}。

昭鲁回民看到巡抚舒兴阿等人的“遍贴城乡，并发各府厅州县张贴”⁽¹⁰⁾的灭回告示后，十分恐惧和疑忌，为了生存，为了保卫家园，以自然村为主也作了些准备，有些自然村人口少，就往人口多的地方搬，推举一些有能力的人作为头领。带着大家筑墙挖壕自卫。很多地方就地取名为营，如：昭通的八仙营、上营、中营；黑石凹的水营、大营、上营；鲁甸的赛家营、岩洞营等；有的地方扎营不能自卫，就把青壮年男子拉出去扎营，如拖姑东面的大营坡、营盘山等地也扎了营。各村为营，各自为战，营里面又是以清真寺为指挥中心⁽¹³⁾。

善良的回族人民，虽然作了点准备，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官府对他们的屠杀会是那麽残暴和突然，会是那麽灭绝人性。昭通城内的大屠杀就是在回民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团练们除了军事上的操练外，还大造灭回舆论：“什么回子要造反了！”，“回子要杀汉人了！”等等，煽动不明真相的汉民仇视回民，以达到孤立回民，进而消灭回民的目的。

要消灭回民，还得师出有道，杀了你还得说你不

是，于是乎，团练们千方百计找借口，寻衅滋事，嫁祸于人。陈毛鸿是制造事端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所居住的地方的地理位置，就象插入回族聚居区的一把尖刀，他的周围几乎都是回族聚居区，由他来制造事端，寻衅滋事，最有条件。他不辜负他的上司对他的器重，积极作各种准备，给他的团练下令，如何制造事端，如何密切注意回族动向，到处设岗、放哨、设卡，只等回族往他的口袋里钻。皂角树梁子抢新娘事件就是陈毛鸿事先预谋好了的伎俩。⁽¹⁸⁾

(1) 陈毛鸿截亲事件

经过四个多月的反复酝酿和严密地串连组织，咸丰六年（1856年）冬月14日，昭通官吏和团练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灭回的机会和借口。当时，恰逢鲁甸县桃源陶家湾（岩洞附近）的姑娘，嫁贵州省威宁县顺田坝马姓为妻。当接亲送亲一群男女老少路过昭通的布嘎乡皂角树（乡场）梁子一地主豪坤团练头目陈毛鸿地盘时，被早有准备寻衅滋事的团练拦路抢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进行百般调戏羞辱，在场回族群众被辱不堪，忍无可忍。新娘之兄，送亲人陶年（外号“大拙棒”）急奔离皂角树最近的高松树，找马登昆帮解此危难。恰好副榜马登昆刚从陕西充军回来，听说滋事者是陈毛鸿的团练，遂带领数十名回族群众到陈毛鸿住地，与陈毛鸿理论，劝其放新娘子归以成吉礼，无奈，陈毛鸿自恃有上宪及府镇密谕，又有团练可用，不但不放行新娘，还蛮横无理，口出狂言，大骂回族，赎兵动武，于是发生了械斗，互斗时，陶年将陈毛鸿杀死，双方也均有伤亡。^{(7) (16)}

陈毛鸿的死，团练群龙无首，新娘被夺回，械斗

结束。双方都到昭通府去报案，求府镇解决。冬月二十二日昭通知府吴淳鼎率刑兵杵桌等和回汉知名人士到布嘎看验死尸。随同看验的有昭通团练总头目王尚勋，回族城内座寺阿訇赛老阿訇等数十人，加上围观群众，现场约有千余人之众。吴知府等人开始验尸时，围观群众十分拥挤，知府和其他兵丁令其退让，无人理睬，彼时府城赛老阿訇小白蚊刷一甩，喊到：

“府镇大人在此验尸，尔等当速退开，不得拥挤”。众人闻言即退。为此引来杀身之祸，府镇验尸完回到昭通城，团练总头目王尚勋（王四丫头）带领团练和不明真相的汉族豪绅，逼迫府镇诛杀赛老阿訇，并把其首级砍下，挂在南门城楼上示众，诬为回族匪首，他们诡称：“若非回教匪首，何以府镇验尸时，一呼众人即退！”。他们那里知道，众人之退，一来是借府镇之威，二来是遵师重道之意。赛老阿訇者，是赛老巴巴（焕章）的第四代孙，谱序君字辈，家居迎水，是一位见多识广、博学多才、德高望重，深受回汉人民尊重和爱戴的老人⁽⁷⁾⁽⁸⁾⁽¹⁶⁾⁽¹⁷⁾。

团练们以陈毛鸿之死为借口，于腊月（十二月）初三，同时向昭、鲁、古寨回民开刀，这是后事，此处不表。

（2）唐友耕盗马

唐友耕盗马是昭鲁回民遭劫难的又一直接原因，咸丰六年（1856年）回族惨遭屠杀后，事隔近13年，于同治八年（1869年）又遭灭顶之灾，唐友耕为报杀父之仇，对昭鲁回族人民进行了惨无人寰的大屠杀。其直接原因就是偷了黑石凹人的马，被黑石凹人将其马追回，并将其父杀死。

唐友耕者，（原名唐大明）今大关县翠华人，自幼

习武，臂力过人，不务正业，是一个地痞流氓，常做些偷鸡摸狗之事，人称“唐小贼，”往来于昭通、大关，盗人财物，结党成群，昭郡各属，妇孺皆知。⁽⁷⁾

大约在咸丰三年左右（1853年左右），唐友耕串到黑石凹，盗得马一匹，拉回大关城，交给其父喂养，经常放牧于大关城外山坡上。一天被昭城外龙洞讯的回人，到大关城做生意，发现黑石凹人所失之马在大关城外放牧，返昭后报告了失马者，因他们是亲戚，识得此马。于是失马者遂到大关城外坡上，寻见所失之马，在坡上放牧。而放马人就是唐友耕的父亲。失马者找着马要求将马要回，唐父不允，发生争执。唐父被失马者杀死，将马牵回黑石凹。唐友耕不知回族中何人杀死其父，无从控告。况且，马果系盗来。只有埋恨于心，伺机报复。尔后，李永和、兰大顺在大关屯上起义，他投奔李兰起义队伍，当义军打到四川叙府（宜宾）时，他率本队200人投降叙府提督占太，判变义军，占太将其名唐大明改为唐友耕，并给六品顶戴⁽¹⁵⁾，而后，当上重庆提督⁽⁷⁾⁽¹⁷⁾。

三、血染昭通城

自咸丰六年（1856年）冬月二十二日，昭通知府吴淳鼎率领人员到布嘎验尸返昭，冤杀赛老阿甸后，府镇和团练并不想就此罢休。相反，他们变本加厉地大作文章，煽动不明真相的汉民起来协助他们灭回，说什么“回子要造反啦！”，“回子杀汉人啦！”、“鲁甸回民打来了！”等等。他们最惧怕城内的回民与城外的回民里应外合，端掉他们的巢穴，摘掉他们的乌纱。于是乎，由团练总头目王尚勋伙同保老伍、肖花妖、吴四探子等人，与豪绅辛联章、谢国相等密谋策划，

制定计划，由知府吴淳鼎拍板定案；城内由总兵（官军）保蕙和团练头目王尚勋指挥；城外四周也作了战斗布署，派团首刘世韶、赵大辉防守西关；派秦朝珍、刘俊渠、唐开甲等团首防守北关；派铁炉山乡团头目耿开耀筑堡防南关。一切布置好后，定于腊月初三日，分别在昭通、鲁甸、古寨三地同时动手灭回。三处同时打响，一来可以重点灭回，最主要的还是牵制三地回民，不使相互支援，他们好各个消灭。⁽⁸⁾ (10)

昭通城内回民，居住集中在毛货街、永安街和回子街（现在称东升街），约1000余户，6000多人口。从事于手工业和商业，过着安分守纪的生活。毛货街建有一清真寺称西寺，回子街（现为东升街）建有一清真寺称东寺。清真寺是回民的宗教活动场所。

初三晚上，城内回民和平常一样，正在熟睡的时候，一场精心策划的大屠杀开始了，首先是把四城门关闭，并派重兵把守，城墙上布满了练兵的弓箭手和火枪手，城内回民插翅也难飞出去，城外回民更难接近。刽子手们见回民就杀，不分男女老少，妇幼病残。

在屠杀过程中，城内部分回民逃进清真寺，临时以清真寺为中心，也组织过几次突围，还把团练头目刘浚源打死在街上，但无济于事，回民通通被打死在街上。城外由锁朝升、丁二顺等人带领队伍从西面解围昭城，在利济河边，受到唐开甲等父子兵的阻拦，大战利济河，杀死唐开甲等人，但因武器不精，人员又少，靠不近城，无法解围。

经过三天三夜的大屠杀，城内大街小巷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除年青的、漂亮的妇女，他们要留下